

(加拿大)李柯克 著

李柯克 短篇 小说 选

The
Selected
Short
Stories
By
Stephen
Burler
Leacock

莫雅平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短篇小说精华



世界短篇小说精华



李柯克 短篇小说选

莫雅平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短篇小说精华

李柯克短篇小说选

莫雅平 译

责任编辑：管筱明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25

字数：340,000 印数：1—4,500

精装：ISBN 7-5404-1962-8

I·1549 定价：21.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忍俊不禁，悲从中来

——读李柯克的幽默短篇小说

斯蒂芬·巴特勒·李柯克(Stephen Butler Leacock, 1869—1944)是加拿大杰出的幽默作家。在谈到英语幽默文学时,很多论家常把他和英国的狄更斯、美国的马克·吐温相提并论。笔者认为李柯克作为杰出的幽默家是可以享此殊荣的,尽管狄更斯和马克·吐温作为大小说家兼幽默家更显博大。

说到幽默,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诙谐、欢快,想到笑,甚至还会怀着不自觉的美好心愿猜想幽默作家八成是在欢乐的“蜜罐子”里长大的。其实不然,李柯克是在人生的苦水里泡大的。他出生于英国汉普郡,其父老李柯克在英国很落魄,因此到南非等地碰运气,结果也以失败告终。1876年,老李柯克携妻带子移民到大英帝国辖下的加拿大自治领,在安大略的锡姆科湖畔靠经营农庄勉强维生。当时正值农业艰难时期,而全家后来有了十三个孩子,排行老三的斯蒂芬自然没有好日子过。尤其是后来,老李柯克抛妻弃子而去,留下妻子独自一人硬撑着维持全家的生计,小李柯克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说斯蒂芬·李柯克是在“苦水”里泡大的,的确一点也不过分。

有一位作家曾这样风趣地说:“想当作家吗?先去坐牢好了!”这句话有点儿极端,但却道出了对人生苦难的深刻体验对一个作

家的重要性(的确,美国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是在监狱里成了作家的)。李柯克便是一位在人生苦难中磨练出来的作家,他在苦水里熬了四十年才大器晚成(以《文学上的失误》出版为标志)。因此他的作品蕴含着强烈的悲剧意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李柯克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而他又是一个幽默作家。一个以创造喜剧和笑为己任的人——事实上,读李柯克的作品,在笑过之后,我们常常感到一丝难以言传的辛酸,因为他的作品在引我们发笑的同时,还能让我们感受到人类的某些可怜、可悲的东西——在李柯克的作品里,悲剧意识和喜剧精神是熔为一炉的,这便是他的不同凡响之处。经历和感觉过苦难与悲情的人很多,能说出自己的(以及别人的)苦难与悲情的人却不多,而能艺术地超越这一切的人就更少了。李柯克恰好是一位凭借其“笑的艺术”实现了这种超越的人,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卓立于世界文坛,被誉为幽默大师。

李柯克的终生之职是政治经济学教授,可以说他是一位“业余”幽默家,但他的作品决不是业余水平。事实上是他的大量的幽默创作使他青史留名,甚至使人们忽略了他是一个颇有造诣的政治经济学家(他写过颇受欢迎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李柯克的主要幽默作品有《文学上的失误》(Literary Lapses, 1910)、《打油故事集》(Nonsense Novels, 1911)、《小镇艳阳录》(Sunshine Sketches of a Little Town, 1912)、《阔佬的牧歌式历险》(Arcadian Adventures with the Idle Rich, 1914)、《大愚的月光》(Moonbeams from the Larger Lunacy, 1915)、《狂乱小说集》(Frenzied Fiction, 1918)、《愚行之园》(The Garden of Folly, 1924)、《模范自述》(Model Memoirs, 1938)和《我的了不起的叔叔》(My Remarkable Uncle, 1942)等。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一看李柯克的幽默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等方面有什么独到之处。

在李柯克的作品里,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喜剧精神与悲剧意识的融合。从他的小试牛刀之作《文学上的失误》中的那些小短篇,我们便可确切无误地感觉出这一点。比如说,《琼斯先生的悲惨命运》便是一篇叫人忍俊不禁而后悲从中来的佳作。

《琼斯先生的悲惨命运》讲的是一个人不会说谎而陷入困境,最后因不能自拔抑郁而死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琼斯为人优柔寡断,每次去拜访别人都难以脱身。有一次他去别人家里拜访,正当他怯生生道别的时候,女主人问他是否有事要去办,不然就再坐一会儿。琼斯是那么诚实,如实地说出了自己没事要办而且将一连闲六个星期。他又是那么谦恭,无力拒绝女主人的盛情。于是他并没有走成。后来他再次想告辞,结果却还是留了下来,不同的是他比头一次更尴尬了。如此重复多次之后,尴尬变成了严重的挫折感。后来又节外生枝,琼斯的去留成了令他本人和主人一家非常痛苦的事情。男主人心里烦透了可又说不出口,只好以反语说琼斯干脆留下来过夜算了。在脱身不得的痛苦与绝望之中,已失去思考能力的听天由命的琼斯竟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在主人家住了下来,从此便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直到一个月后精神崩溃,抑郁而亡。

这个故事的结局有点夸张,但所反映的尴尬却是生活中常见的。琼斯开头的两三次优柔寡断足以令我们开怀大笑,可是读着读着我们的笑便带上了一丝苦味,因为琼斯是因太真实、太真诚而陷入困境不能自拔的。假如他会编理由找借口,假如他不被礼仪束缚住手脚,脱身本来是很容易的。另一方面,男主人烦透了琼斯却又碍于礼貌说不出口,假如他直言不讳地叫琼斯走人,从而粗鲁

却不失仁慈地结束彼此的痛苦,那该多好啊!可是碍于面子他没有那么做。如果说男主人当初的礼貌有几分真诚的话,那么到后来它便变成了怨恨的画皮,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虚伪。可以说,琼斯是所谓文明礼貌的牺牲品。人类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能保留几分真诚的野蛮多好啊!李柯克的这篇短短的小说向我们展示了生活中的可笑现象,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喜剧性表相下所掩盖的深深的悲哀。李柯克的很多作品都是如此。

在李柯克的作品里,我们还能感受到一种与悲天悯人的情怀交融的批判精神。李柯克所崇尚的是深刻的幽默——它不同于一般的插科打诨,更不同于恶作剧的所谓幽默。从《A、B和C》这个短篇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A、B和C》篇幅虽小,却堪称经典之作。该篇的副标题是“数学中的人性成分”。在数学应用题中,A、B和C分别代表三方一起干活,跑步,划船或比赛。题目要求解题者求出速度、时间或距离等。在应用题中,A、B和C只是三个抽象的符号而已,而在李柯克的作品里,A、B和C却成了三个有血有肉、各具个性的活人。李柯克以妙趣横生的笔触描写了他们三个人的个性与悲欢离合。A精力过人,富于主见,经常咄咄逼人,无论做什么都是他领先占优。C体质和精神都虚弱,从来只有逆来顺受的份儿。B则介于两者之间,他一方面同情可怜的C,另一方面又屈服于A的淫威。A经常强迫B和C同他比干活、跑步或划船,而且每次都要就输赢打赌。结果是B输光了钱财,而C则不仅输光了钱财,而且累坏了身体,最后竟因过劳而死。在C快死的时候,A仍在和医生赌C还能活多久。在送C去墓地的时候,A又要B和他打赌,他让B用灵车驮着C的遗体先走,他自己驾另一辆空灵车落后一百米在后面追,看他们俩谁先到达墓地……自从C去世以后,A再也没有兴趣和B打赌了,他在百无聊赖之中放弃了工作,孤孤单单靠

所赢赌款的利息度残生去了。B则一直没有从C的死对他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悲痛蚕食了他的心智,最后他自愿进了疯人院。

这篇异想天开、妙趣横生的小说不仅仅是一篇关于赌博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社会不平等的寓言,其中的荒谬令我们发笑,而其中的残忍却令人发指。通过写社会不平等造成的悲惨结局,李柯克针砭了人类的种种愚妄,如自私、自负、贪婪、残忍等等,同时也发出了对共存意识与仁爱精神的呼唤。他的语言是幽默的,他对人类的普遍同情(尤其是对弱者的同情)溢于字里行间,但他的批判精神也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喜剧精神与悲剧意识的交融以及悲悯情怀与批判精神的结合,在李柯克的作品里我们还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平民意识。这种平民意识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平民尤其是弱者的同情,二是对权贵者尤其是为富不仁者的无情嘲弄和鞭笞。比如说在《A、B和C》里,他便对社会不平等竞争的牺牲品C和B表示了深切同情。他还以饱蘸同情的笔墨写了小洗衣店主(《五十六号》)、穷裁缝(《平淡生活研究》)、家庭女教师(《家庭女教师杰楚德》)等的苦难。即使是对为善不成只好为恶的布衣“英雄”赫泽基亚,他都是怀着某种程度的同情的(《一个布衣英雄》),相反,对那些权贵者他真是毫不客气,比如说在《迷案逼人狂》里,假公济私的英国首相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不过是一些爬虫似的人物而已。又如在《旧破烂与新财富》和《亚西-巴西东方学会》里,李柯克不仅嘲弄了阔佬们的无知可笑、附庸风雅,还揭示了他们精神空虚的实质。

在李柯克的作品里,上述特点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A、B和C》便是很好的例证。而他的幽默小说代表作《小镇艳阳录》及其姊妹篇《阔佬的牧歌式历险》,则可以说是在更广阔的人生与社会背景下表现了这种融合。

这两部作品都是由相对独立的短篇小说组成的长篇小说。

《小镇》写的是一个充满牧歌情调的喜剧色彩十足的加拿大小镇——玛丽波莎，塑造了一群有这样或那样的人性弱点，但更有很多难能可贵的品质的平民的形象。《阔佬》写的是美国一条牧歌情调不足、可笑可恶有余的富人街——普鲁托里亚街，刻画了一群表面冠冕堂皇，其实人性已蜕变，精神已死亡的阔佬的形象。在这两部作品里，李柯克向我们展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模式和社会模式，并以幽默与讽刺为武器分别对它们进行了剖析与评判，而且很显然，李柯克是赞同和向往玛丽波莎的平民模式的。下面我们不妨来简要地分析一下这两部作品。

《小镇》如今已成为“一部经典——欣赏加拿大文学的必读之书”。它原本是为加拿大读者写的，却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喜爱。本书所选的《太阳神骑士团游湖记》、《玛丽波莎银行奇案》和《候选人史密斯先生》都是选自《小镇》。

在《游湖记》里，镇民们乘船出游，船由于平时缺乏修缮而漏水下沉，好在湖水不深，船只是搁浅而未遭灭顶之灾。得知游船出事，水上救生员们立即划小船去救人，可由于救生船也多年未用未修，水从船缝涌入船中。但救生员们不顾自身安危，扔掉了压舱物，甚至扔掉了自己的救生衣具，他们心中唯一的念头是救人。他们那种略带莽撞的献身精神实在可歌可泣，虽然平时不练兵导致的尴尬为他们的英雄主义抹上了可笑的一笔。不过更为可笑的是，一条一条营救船刚好划到搁浅的游船前就沉没了，结果水上救生员们反而是被失事船上的人救了起来。未去游湖的镇民也同样奋不顾身，结果也同样是被失事船上的人救起。有惊无险——这就是玛丽波莎镇！可笑又可爱——这就是玛丽波莎人！

在《奇案》里，一次自杀企图使银行小职员帕普金意外地成了英雄并获得了爱情。故事是这样的：由于不堪无望的爱的折磨，帕普金几度企图自杀，却总是不能如愿。他企图在一家饮料店兼药

店买毒自尽，可镇民们在店里开怀畅饮的欢快情绪感染了他，使他最终忘记了去那里的目的。他想从桥上跳河自杀，可又觉得河水太急太黑，少了几分应有的浪漫——在玛丽波莎，自杀简直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后来有一天晚上他醋意大发，企图用银行办公室的手枪自杀。正当他准备扣动扳机时，他听见地下金库方向有异常响动。顿时他忘记了原先的目的，也忘记了爱情，一心只想把劫匪抓住。他在金库门口与一黑影遭遇，两人同时开了枪。第二天凌晨，人们发现帕普金和银行保安员吉里斯都昏倒在金库门前。一时传闻四起，真相难明（真相也许是：根本没有劫匪，只是帕普金和吉里斯误会一场）。但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帕普金意外地成了英雄，成了“有资格结婚的人”，不仅有了求婚的勇气，而且获得了赞娜的爱情。玛丽波莎总是有意外的惊喜出现，玛丽波莎人总是可笑更可爱！

《候选人史密斯先生》写的是酒店老板史密斯运用心机操纵选举而得以当选的故事。他深知镇民们在政治上的无知、盲从，以他雄厚的财力、见风使舵的本领、欲擒故纵的策略和弄虚作假的无耻出奇制胜，最后赢得了选举。但是，这个史密斯说不上是什么坏人，因为使遇险的游船浮起来的人是他（《太阳神骑士团游湖记》），火灾之夜一马当先组织救火，使镇民们的财产得以保全的人也是他（《小山上圣灵的灯塔》）。当他当选时，镇民们不但不觉得镇子落入了恶人之手，相反觉得镇子得救了。同样，读者也觉得史密斯这种能人当选也不是什么坏事。

李柯克在《小镇艳阳录》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充满喜剧色彩和牧歌情调的加拿大小镇，也描写了镇民们的许多可笑之处，如无知、轻信、盲从等。但在玛丽波莎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纯朴与天真——在玛丽波莎，向一个农夫表明你对他一片诚心的唯一办法，就是上他家去和他一起吃一顿饭（《候选人史密斯先生》）；

更多的是玛丽波莎人那种富于喜剧色彩的勇敢与献身精神——为减轻营救船的负担，水上救生员们甚至扔掉了自己的救生衣；更多的是玛丽波莎人之间的和睦友善——牙医乔·米利根和大夫盖拉格尔分别属于保守党和自由党，但他们却共同拥有一条船和一个船坞。在玛丽波莎不同民族、宗教和政见的人和睦相处，共存共荣，那样的生活真是美妙如阳光，只可惜它已经远去。

《小镇》全书是一个隐身的叙述者在美国的一条富人街——普鲁托里亚街（也就是《小镇》的姊妹篇《阔佬的牧歌式历险》所描写的那条街）的一个阔佬俱乐部——“陵宫”的长篇回忆录。结尾有如梦幻，充满了感伤情调，因为玛丽波莎就像记忆中的伊甸园一般，在那梦幻之中渐渐远去，一去不回了；因为“陵宫”所代表的一切——金钱、权力、贪欲等，已使叙述者和阔佬们远离了玛丽波莎式的故乡——也就是被物欲活生生地“埋葬”了（李柯克把阔佬俱乐部命名为“陵宫”决不是偶然的）。李柯克以淡淡的怀旧的感伤为小说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怀旧的感伤也是李柯克的某些作品的特点之一，限于篇幅，恕不赘述。）于是，那个一去不回的“阳光中的小镇”、她特有的牧歌情调和喜剧魅力，以及玛丽波莎人的美好品质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读完全书之后，我们不禁自问：“人们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李柯克在使我们欢笑过之后，让我们不由自主地、不无感伤地要去想人生富于悲剧意味的东西。

把《阔佬的牧歌式历险》与《小镇艳阳录》对照起来读，我们就会对一味追求物欲的悲哀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阔佬》所写的就是拜金主义主宰一切的物欲社会所发生的一个个貌似美妙、其实可笑更可悲的故事。在小镇玛丽波莎，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牧歌情调和喜剧气氛，而在《阔佬》里，我们看到的是上流社会阔佬们人格的蜕变和精神的死亡。比如说，在选自《阔佬》的《亚

西-巴西东方学会》里，贵妇们因精神空虚而崇拜东方神秘主义，被两个骗子迷惑得五体投地，在佛陀显形的骗局中险些被骗走大量钱财。更为可笑的是，在那两个骗子被警察逮住后，有些贵妇仍然执迷不悟。

又如普鲁托里亚街的阔佬们有所谓“重返自然”的风尚（《史比利金斯爱情故事》），但令人感到可笑又可悲的是，这种与自然的亲和是做作的，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因为按当时生意场上的思维习惯，一个人如果不能每年都到野外去过过“田园生活”，那么别人就会认为他不得不一年到头都忙忙碌碌，而这又表明他做的不是什么大买卖，其结果是他会被人看不起，他的生意也会因此而砸锅。如此功利、如此虚假的“田园生活”，与玛丽波莎那种自然而然的牧歌情调相距何其遥远！（读完全书后我们会发现，把书名定为《阔佬的牧歌式历险》其实是一种反讽。）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阔佬》中的爱情故事。在《史比利金斯的爱情故事》里，人格委琐的年轻阔佬史比利金斯始终生活在变幻不定的爱的幻觉与自卑之中，他不仅没有面对真爱的勇气，甚至连辨别真爱的能力都没有。（相比之下，《小镇》中的帕普金虽然也有幻觉和自卑，但他在爱情方面执着专一得多，而且始终有几分莽撞可爱的英勇。）出身贫贱的绿衣少女诺拉对史比利金斯有一种由衷的爱，可是诺拉深情的卑谦却使史比利金斯本来自卑的心莫名其妙地高傲起来（也许是社会地位的优越感作怪）。结果，他迷上了一头假金发的虚伪狡猾的寡妇艾瓦莱夫人，糊里糊涂就和她订了婚，根本没想到她是处心积虑冲他所继承的钱而来的。等到史比利金斯知道她已有四个儿子而且最大的几乎和他一样大时，木已成舟，为时已晚。伤心的诺拉走了，从此，在《小镇》中具有拯救意义的那种浪漫而真诚的爱情，也就永远地离史比利金斯而去了。结婚之后，史比利金斯简直成了那四个孩子的保姆，而他那位几乎可以作

他的母亲的妻子则成天和军官们鬼混，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小镇》中帕普金的爱情与婚姻是一场喜剧，而史比利金斯的却是一场貌似喜剧的悲剧，因为其中缺少的恰恰是爱情。

绿衣少女诺拉对假金发寡妇艾瓦莱夫人的失败，标志着伪战胜了真，丑战胜了美。而一旦如此，社会就前景堪忧了。可不是吗？《阔佬》的最后一篇《廉政巨战》再一次预示了这种暗淡前景。该篇写的是虚假、可笑的市政改革运动，以少数阔佬的联合胜利告终。尽管在《阔佬》中李柯克始终保持着笔法的诙谐与轻松，尽管在小说结尾部分取得了胜利的少数阔佬感到“得救”了，但读完《阔佬》之后我们还是产生这样一种沉重的感觉：一旦金钱主宰了一切，一旦商业、文化、爱情和宗教等被联合起来的少数阔佬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社会被“陵宫”彻底埋葬的日子恐怕就不远了。值得一提的是，在《阔佬》的开头和结尾，李柯克都提到了贫民区的劳苦大众，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不仅表明了李柯克的平民意识，也显示了他对玛丽波莎所代表的价值观的肯定，因为城里的劳苦大众具有和玛丽波莎镇民相似的美好品质——那就是，心灵的善良、爱的执着、献身的精神，等等。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小镇艳阳录》和《阔佬的牧歌式历险》这两部相映成趣的作品里，李柯克以幽默与讽刺为武器，对两种不同的人生和社会模式，进行了诙谐而深刻的剖析与评判，可以说，他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表现了他的喜剧精神、悲剧意识、悲悯情怀、批判精神以及他的平民意识，等等。

三

从思想内容方面看，李柯克的幽默小说显示了以上所述的特点，那么，在创作技法方面李柯克的小说是否也有其独到之处呢？

答案是肯定的。在笔者看来,李柯克的创作技法至少有五点是值得称道的:

一、善于用戏谑性模仿的手法创造幽默氛围,以“戏说”的方式评说人生与社会。

戏谑性模仿是李柯克的拿手戏,他在很多作品里都使用过它。不过他使用这一手法最成功的作品是《打油故事集》。本书收入了该书的所有十篇作品(即《迷案逼人狂》、《Q》、《根特城的“钻子”基多》、《家庭女教师杰楚德》、《一个布衣英雄》、《高地女郎汉娜》、《一个超级灵魂的伤心事》、《没入海草》、《凯罗琳的圣诞节》和《穿石棉衣的人》)。这十篇作品对英国十九世纪末日益落入窠臼的骑士小说、感伤小说、侦探小说、海洋小说、灵异小说、传记小说、乌托邦小说等进行了戏谑性模仿。在这些“戏作”里,李柯克不仅成功地模仿了原小说类型的氛围,而且还调侃了原型的种种缺陷。而更重要的是,他在其“戏作”里注入了他个人的机智、幽默与爱憎,使“戏作”成了独立于所“戏”的原型之外的幽默与讽刺佳作。

比如说,《根特城的“钻子”基多》便是一篇绝妙的骑士浪漫小说“戏作”。在这篇小说里,骑士“钻子”基多和“苗条女”艾素苔从未见过面,却彼此痴迷。他俩各自珍藏着一幅小像,把它们视为对方的画像。历经千辛万苦得以见面时,他们却发现双方都把小像搞错了,他们谁都不是对方想像中的意中人,结果他们俩大失所望,同时心碎而死。在这篇作品里,李柯克以仿古的笔法营造了中世纪那种幽远而浪漫的气氛,但摒弃了传统的骑士浪漫小说的那种陈词滥调。在他的笔下,骑士时代莫名其妙的痴情确有几分纯情的诗意(当然字里行间不乏戏谑的欢快),但那毕竟只是想象出来的爱情,它充其量只是可笑地感人。在这一点上,李柯克击中了骑士文学的致命缺陷。正因为是想象出来的爱情,所以基多和艾素苔大失所望而死便成了情理之中的事(而传统的骑士小说往

往以骑士获得淑女的爱情作大团圆结局)。另外,通过写基多以爱情的名义进行的杀戮与决斗,李柯克还向我们揭示了骑士制度和骑士小说的浪漫外衣下的血腥与野蛮。总之,所谓骑士浪漫小说,其实并不浪漫。

二、善于用漫画化的形象和行为刻画人物,营造喜剧气氛。

比如说在《迷案逼人狂》里,英国首相“手膝着地爬在地上,一块炉边地毯蒙着他的头和双肩,掩盖了他的真实身份”。坎特伯雷大主教则“蠕动着从地板上爬过来,肚皮几乎贴地,模样活像一条爬虫”。瞧,两个假公济私却又有点做贼心虚的权贵者的漫画形象立即跃然纸上了。又如在《家庭女教师杰楚德》中,罗伯德爵士的形象和行为同样漫画味十足,令人捧腹,瞧——“他那张表示身世的贵族气十足的脸长长的,而他骑的那匹马的脸甚至比他的更长。”当他和父亲发生冲突时,“他猛冲出房门,纵上自己的马,朝四面八方狂奔而去(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一本正经地在马脸和人脸之间比长短,实在是令人忍俊不禁,而“四面八方”一词更是把漫无目的的狂乱刻画得形象到了极点。值得顺便一提的是,李柯克在刻画人物的漫画形象时常常借助于动物的形象或行为。比如说,在他的笔下贪婪凶狠的阔佬是这样一副尊容:“他极其富有,脸像一条土狼,在他们那类人中是出类拔萃的。”(《怎样成为百万富翁》)如此不动声色的调侃实在是妙不可言,令人拍案叫绝。

三、善于通过妙趣横生的对话创造喜剧效果。

比如说,在《一个超级灵魂的伤心事》里,“我”——一个多情少女莫名其妙地爱上了奥托。有一天,奥托在画布上作画,看着那块涂满红色、金色和白色的画布,“我”感到惊奇。“我”问道:“你在画什么呀?画的是圣婴吗?”“不,”奥托回答说,“是一头好牛!”“我”仔细一看,果然是一头奶牛。把奶牛看成圣婴,思春期少女的多情善感可见一斑了,由不得你不笑。又如在《白手起家的人》里,两个

阔佬在比谁当年吃过的苦多，一个说他当年吃的是别人准备泼出去的冷粥或是准备用来喂猪的糖渣。另一个阔佬听了很不服气，他捶着桌子咆哮道：“我告诉你，猪食绝对更适合我！”看了这样的对话，你笑到喷饭有什么奇怪呢？并且，李柯克笔下的这类对话，不仅是能让我们发笑，而且还能引我们深思。比如说在《穿石棉衣的人里》，在谈到电话的好处时“我”说：“通过电话我们可以和任何人谈话，找谁都不困难，再远的距离都可以和他说话。”未来人听后带着恐惧问道：“反过来，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把你叫来说话，对不对？”这一问一答既富于妙趣，又发人深省。诸如此类的对话在李柯克的作品里比比皆是。

四、善于以天真烂漫的笔调营造喜剧氛围。

这种天真烂漫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可以说是李柯克本人）往往不时表露出某种孩子似的天真，读者从字里行间能感受到童趣和幽默的快慰。如在《家庭女教师杰楚德》里，叙述者是这样描述大家对杰楚德的喜爱的：

大园丁常在她起床之前抱一大束美丽的玫瑰送到她房间，二园丁则给她送来一大把刚长出来的菜花，三园丁送的是一株老芦笋，连第十和第十一个园丁都给她送来一枝饲料甜菜或是一捆干草……连那些不会说话的动物都好像在向她表达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倾慕。白嘴鸦们一声不吭地在她肩上栖息，附近的每一条狗都默默地跟着她。

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们真有进入童话之乡、幽默之乡之感。读到如此有趣的文字，我们如果笑不出来，那恐怕就得做脸部整形手术了。

另一方面,李柯克作品里的主人公也常常表现出某种天真烂漫。比如说在《一个超级灵魂的伤心事》里,奥托某一天向女主人公“我”索要了钻石腰带扣作信物,第二天他又索要了一个金卢布,第三天他又问“我”是否还有另一个金卢布。读者一眼便可看出奥托是一个贪婪之徒,可是“我”却始终天真烂漫地执迷不悟。“我”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今天我给了奥托另一个金卢布。

看到它的时候他双眼闪烁着爱意。

作为回应他给了我一个铜戈比^①,我们的爱将像黄金一样纯洁,像黄铜一样坚硬。

瞧,就是这样,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两者的反差构成故事以外的喜剧冲突,予读者以旁观者清的优越感和快感。读者忍俊不禁是自然而然的事儿。

五、善于用出人意外的情节构成喜剧冲突。

所谓出人意外,也就是说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反差,这是构成喜剧冲突的一个必要条件。李柯克深谙此道,他的出人意外之笔确实令人叹服。

比如说在《迷案逼人狂》里,惊动英国首相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大驾,并让大侦探绞尽脑汁的所谓“沃腾堡王子”,竟然是一条小狗!在《根特城的“钻子”基多》里,艾素苔和基多的爱情显得多么纯粹,多么坚贞,多么富于诗意,可是到最后他们却发现彼此都不是想象中的心上人,结果他们因想象出来的爱情同时断了气。又如在《玛丽波莎银行奇案》里,帕普金因自卑和嫉妒几次欲自杀殉

^① 一卢布等于一百戈比。